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賴學士明女奏議鄧欽欽講欽擢萬壽觀見東萊集見監護軍河郡閼侯食字

三朝鑒衆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二十六

起柔兆執徐盡著
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 丁傳宗族驕奢皆
嫉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
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
迫傳太后依違者連歲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
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傳晏連結共謀
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

免喜以侯就第御史大夫官既罷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

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
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爲
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少府趙玄爲
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陞者
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灋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
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
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爲中焉正卿
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
出期年其入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

朱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朱博旣爲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大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傳太后旣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時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關内侯師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靡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

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王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

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爲成都侯朱博又奏
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罷
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
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茲軌不禁臣請
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上從之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

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
穿復土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
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
教渤海夏賀良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
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復私以相教上即位
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

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
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
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冀
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
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
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郡國
民上旣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
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
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
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

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蠲除
之賀良等反道惑衆茲能當窮竟皆下獄伏誅尋及解
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上以寢疾盡復前卅所嘗興

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 傳太后怨

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
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
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
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
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
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爲庶

人上知傳太后素嘗然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
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
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
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
殺國除 九月以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冬十月甲
寅遷爲丞相以冬月故且賜爵關內侯以京兆尹平陵
王喜爲御史大夫 上欲令丁傳處爪牙官是歲策免
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
爲左將軍 烏孫卑爰寔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
之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爰寔恐遣子趨逋
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吉令還

歸卑爰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 癸卯帝

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

封之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爲

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

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

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有星孛于河鼓 夏四月

丁酉王嘉爲丞相河南太守王宗爲御史大夫崇京兆

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

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

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云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
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
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
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
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
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
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
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
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効事留中曾赦壹
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盭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六月立魯頃王子部鄉侯閔爲王 上以寢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上亦不能

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無鹽危山土
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
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內息
夫躬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
與中郎谷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是時上
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
祝上爲雲求爲天子以爲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
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并舅伍宏及成帝舅安
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事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
農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
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梟或擲一枚

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犇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上欲封傳

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傳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各崇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